

郭注莊子

五

天地

秋水

至

八

刻

服部文庫
417
2042
3



117
2042
3

德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郭象注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

也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君原

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道觀分而君

南華真經

卷五

一

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

無為也則

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

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所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兼

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一無為而羣理

都舉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刳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無為為之之

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言自

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

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

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故執德

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於道

之謂備

夫道非偏物也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也

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故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忘我。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不樂壽、不哀夭。所謂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夭於胸中。況窮通之間哉。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皆委之萬

物也。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顯則明、不顯則默。

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婉然無所在也。夫子曰：夫道淵乎

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故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因以喻體道者。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無方。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任素而往耳。

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故其德廣。任素通神

而德彌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故形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北

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皆

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

得言用知不足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

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

子天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扱

乎天下扱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

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跛之屢傷於人也而又乃以人受天用

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

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

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方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

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

使將興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方且四顧

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

且

且

善而利仁以應衆宜也。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

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為

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乃為亂率。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

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授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

得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夫

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

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

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間也。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

五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

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故、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悉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

喙鳴

自生 物得以生謂之心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
 哉、得任其自得、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
 斯可謂德也、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同乃虛、虛乃大、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
 而自得之、有物而容養、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之德小矣、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
 察以、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夫子問於老
 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
 強以不可

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
 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言
 皆失其常然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首趾猶始終也、無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
 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
 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治在人、不在乎、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之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

處危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

娘

本性之於而矯

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蔣閭菟

魁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

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

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

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溟滓自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子貢南

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

暇

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廢幾乎。不忘不墮、則無廢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

假

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

假

醉於季咸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備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
 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
 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
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
 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
 怵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為謂一作

虞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
 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
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
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
 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
 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一聖俱以亂故治
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疏本異本並為均作
為君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

之德而推以為均哉、有虞氏之藥瘍也、復何為計有虞氏

許無鬼之言是也、天下皆患、

色焦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不使能、能者自為、上如標枝、出物上而

非尚之也、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

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

自然非、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是故

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世俗之所

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

俗不謂之誦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

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

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而終

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

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生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

自謂衆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在之、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

隨

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

故堯舜湯武、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折楊皇

荇、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是故高言不止於

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

常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自信據、故而不知所之、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

同、不推誰其比、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郭注作垂踵說

其似已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

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鼓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

在於

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

所牽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在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聖

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

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水靜則明燭鬚眉、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

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

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

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無為則

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

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

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王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

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

鰲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繼，故曰鰲自鰲耳，非吾師之

疏本雜作離

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眾

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

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雖殊，無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常無心，故王天下，一心得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

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

樂而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

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

則不主

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

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

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

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

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晁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

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末

形

末

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

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是為有序也。

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

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

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在，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

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象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

未

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

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

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

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

出而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

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孔子曰：「

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

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

孔老以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

仁者無愛而直前也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

愛已此乃甚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自足夫子亦放德而

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

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斂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言其不而棄妹不仁也無近恩故曰棄生熟不盡於前至

惜物也而積斂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老子漠然不

應不以其言槩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過去也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再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

樹

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服者容行之謂也吾服也恒服不以毀譽自

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

然進趨不而目衝然衝出而顙頰然高露發而口

闕然虺器而狀義然踈趾自似繫馬而止也志在

動而持不能自發也機趣舍察而審明是知巧而

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以為不信凡此

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

汝所行非正人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假
棟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天下奮棟而

不與之偕靜而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極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賓禮樂以情

也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

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23

南華經

卷五

二十一

識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

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天運

天其運乎、

不運而自行也

地其處乎、

不處而自止也

日月其爭於

所乎、

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皆自爾

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

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

自爾故不可知也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二者俱不

能相為各自爾也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

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

披拂是、敢問何故、

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

假

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夫假學可變、而

天性不可逆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

此謂上皇、

順其自爾故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

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

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

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

哉、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

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

愈非至理也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

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

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

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

混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

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徽一作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

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

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

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

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安故懼也、初聞

有約文

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

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

揮綽、所謂闡諸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

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

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恣使化去、儻然

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目為也、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言物

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夫形充空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

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然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從而生、耳、

林樂而無形、

至樂者適而已、

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

自布耳、

幽昏而無聲、

所謂至樂、動

於無方、

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冥、

所謂寧極、

或謂之苑、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聖也者、達於情

而遂於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無言而心說、

心說在適不在言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

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

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懼然竦聽、故是

崇耳、未大和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迹稍減也、

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孔

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象

の文字

昧

昧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時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今取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狻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外無正而不雖聞道而過去也。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假

南華經 卷五 二十九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

由外入者無主於

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

則無以藏

名公器也

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不可多取

矯飾過實

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猶傳舍也

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

也故游寄而過去則真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食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

有為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

假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以富為

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

能與人柄

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

之圃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而一無

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孔子見老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昧

南華經

卷五

三十一

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寢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

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

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

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

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
 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
 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下
 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
親疏有降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
 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
也末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

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此言兵有順則天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人自下已有不順故也
 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是以
 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
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
 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厲蠱之尾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子貢本謂

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孔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

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

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

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

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鴉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化賜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

有遙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在其自化者也若繇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郭象注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

淵

避暇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

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理俱往。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不為付之陰陽也。

南華經 卷六 二

而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不

得已而後起、在理而起、吾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

自然、知故無故無天災、災生於無物累、累生無人

非、與人同者無鬼責、同於自得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汎然無不思慮、付之不豫謀、理至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其魂不罷、有欲虛無恬

惓、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

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至德常適、故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物自來耳、至淡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

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物皆有當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故曰、

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而不變、常在當淡而

無為、與會俱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

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

功者任天行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

耳。非輕用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

帝。同天帝之不為一而不蕩於外則真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

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

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故素也者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

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

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備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

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節則雖犬羊之羶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

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求者愈非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其道也欲而方復役

思以求明思之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

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

疏本生
上有知
字

遠

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

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

而仁迹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

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

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

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

而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

故至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

一也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美無為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斯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

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濛濛散朴聖人無心任

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

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

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疏本翼本雜作繼

濛

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違性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

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

斯乃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

者心質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

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

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交相興也。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

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

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

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

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

與哉？祇所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

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

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

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祇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游於坦途德固不

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

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

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在身其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

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

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跋尚之情、無為乎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

尋 下同

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跋、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

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計四海之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中國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跛。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河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自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曩今故、曩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掇而不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扼悶、短故為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

道、正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

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計人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

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

之定大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

埤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

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可圍也、

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

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

無害而不自多

其動不為利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非由賤之故貨財弗爭

不多辭讓

不多辭讓

適中而已事焉

不借人

各使

不多食乎力

足而

不賤貪汙

理自無欲行

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不多辟異

任理而為在從

衆從衆之所為不賤佞諂

衆從衆之所為不賤佞諂

自任世之爵祿

不足以為勸

戮恥不足以為辱

外事不棲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

正直

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聞曰道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

名歸物矣至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

大人無

故不聞已

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

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

而倪大小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各自以足也

物觀之

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

相

相

相

相

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功分無時可定也。

狸

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

南華經

卷六

十一

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

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

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

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

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

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天、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賤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

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

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

之所同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

在所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在、豈扶疎而承翼哉、

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無成

常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騾若馳、但當就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不

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

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

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

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

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言察乎

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

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

天

天

天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躡躡而屈伸

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

者有斯變也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

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故

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

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無以故

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

也過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蛇蛇憐

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

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

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

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

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

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

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

無動而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倪疏本作悅
欲

任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
所爲、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孔子遊
 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
 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
 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
 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
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
 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無幾
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無幾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
 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
 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

蓬蒿

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不遊於小非

樂然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以小義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
 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
 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
 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闕天
 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
 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

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欲

濠

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莊子與惠子遊於豪

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

以知魚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

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

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今奚為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唯中庸之德為然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

故當緣督以為經也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以

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

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

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無懷而恣

耳。物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俗以鏗鎗

南齊書 卷之六
為樂美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善為譽

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非至樂活身唯無為

幾存百姓足則吾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

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皆自出耳未有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殖耳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若有為則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

而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偃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

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

假
假

其左肘、其意屬、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疏本諸
作視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蹙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東之齊，孔子

南齊經

卷六

三二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女獨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

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若果養乎、予果歡
 乎、歡養之實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得水則為蠶、得水
 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
 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
 鳩掇、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
 猷、蒼苳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孳、久竹生青寧、青

鼃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